蓉槎蠡說

蓉槎蠡說卷第十

歙　程　哲　聖䟦

李漢世評三諸葛蜀得其龍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予按誕斥賈充禪議卿非賈豫州子乎見王凌毋丘儉夷滅據揚州救死背司馬家非背魏也雖遭屠戮麾下數百人盡拱手就死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安在其為狗

南華至樂篇馬生人林鬳齋解如馬齒莧人參之類須溪云怪奇之至不主故常絪緼訢合展轉萬變強而名之謂甲生癸何不可惟馬人語不可磯既知其寓言又必求艸之名馬與人者附會之是癡黠半也按須溪云語不可磯猶未信馬實能生人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

馬生人劉向以為馬禍京房易傳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漢五行志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通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好此馬以生子晉書建興二年蒲子縣馬生人然則南華非寓言也蓋生非其類人為之孽耳長沙武陵蠻出於畜狗元始祖胎於狼鹿佛書鹿生女明萬曆世戚総戎家丁㝡饒力其父於海島交牝虎而生皆其例也又晉書記劉曜將敗時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

冉閔之誅別部也高鼻多鬚濫死者半袁紹誅宦寺亦同猶曰誤於形似也張獻忠屠武昌立兩纛鳩集城中人命宗室子立左庶姓立右而奔趨左纛者衆及下令

斬宗室子刀斧亂下不及辨而首坌隕矣求生而反速死誰爲之哉

光武許赤眉賊三善其三云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爲功諸卿獨完以付朕似乎完以付者蒙賞持其首自爲功者罰不赦矣然劉永將慶吾斬永降則封列侯李憲軍士帛意斬憲降侯漁浦彭寵蒼頭子密斬寵降侯不義三侯之賞皆持其首自爲功者所行與所言不讎何其大刺謬也

建武九年彭寵爲蒼頭所殺漁陽平十一年詔殺奴婢不得減罪秋八月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民冬十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十四年詔益涼

二州奴婢一切免為民賣者無還直似皆為不義侯推
恩中興英主而左袒贓獲至此何以勸忠
貢禹為御史大夫上書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
禮義為史書而仕宦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
居官而置富處姦而得利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咄嗟少
翁乃洞見千餘年事也
世稱高隱為冥鴻夫有姓氏通徵聘何謂之冥楚父老
弔龔勝吁嗟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莫知誰何人王
良應徵過友人家友人拒之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
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嗟夫必若楚父老
良友人斯則眞冥鴻矣

古遯世君子潛深伏隩不止楚父老良友人如晨門荷蕢以迄汾亭釣者吹笛生之屬彼其立意皆不欲以名傳無論已至如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髙數語即平良之籌畫弗逮也然史逸其名壺關三老茂白䇿江充奸罪其忠悃出在廷公卿之右然史失其姓霍氏誅滅有為徐福訟功者曲突燋灼之喻委巷中人皆傳道之然不著上書者何人又如信陵客阻受五城者勸歸國者寇莱公門生勸公稱疾求外補發乾祐天書之詐者其言多合于大道然其名皆不傳予嘗彚録正史旁及稗乘共得二百七十餘人目之曰無名公傳尋復散佚會當重集此編因附書于此

同時同姓名予於五卷中略舉數事然不止此光武授鄧禹西討令自選偏裨乃以樊崇為驍騎將軍赤眉御史大夫又一樊崇也建武三年馮異破赤眉於崤底衆寇猶盛蓋延據盩厔虎牙大將軍安平侯巨卿又一蓋延也是年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馮異擊陳倉賊呂鮪九年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公孫述將趙匡斬之又一趙匡也孔北海父太山都尉伷非關東起兵誅董卓豫州刺史之孔伷北海殺左丞黃祖非殺禰衡之江夏黃祖白波谷黃巾餘黨另有一郭太若此類可勝紀乎

玉燭寶典正月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按北齊實

泰毋夢風雷繫起電光奪目遂有娠朞而不産巫媪曰渡河𣸣裙産必易從之生泰宋胡宿銀河詩猶餘仙媪𣸣裙水幾見星妃度轆轤王嵎詞曲水𣸣裙三月三

新城師蠶尾續集有范文正公祠詩起句云慶曆多君子吾思范履霜按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故時人稱之為范履霜

蔡質漢官儀尚書郎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錦被爲之給帷帳通中枕旃褥冬夏改易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選端正潔被服者侍史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從入臺中執香爐熏護衣服故唐人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昌黎亦有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

郎宿禁中句然漢初不爾也欒巴家貧為郎常獨宿臺上無被枕杫（杫几也音廁）明帝夜入臺見之問故始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帳皁袍及侍史夫尚書郎有侍史榮矣乃張俊又以侍史得賂發其私書敗禍福倚伏又如此也

王符愛日篇非意氣不得見仲長統法誡意氣不滿宣帝元康詔吏或飾廚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韋昭注修飾意氣以稱過客而已宋孝武問虞嘯父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天時尚煖䱥魚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按意氣二字饋送之謂也乃寒貧乞于市不多取軍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

之又何取義也
吕氏春秋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
天地之中也按古言天者三一云天體如𣪊車南高北
下信如此言將何所定為天之中且又何所見地之中
符乎天之中也
三月曲水會禊祭也平子南都賦暮春之禊元巳之辰
方覩齊軫祓于陽瀕是也乃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
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則用七月十四日漢書八
月祓於灞上蓋有春禊秋禊之異九日登高而鄴中記
正月十五有登高之會隋書元冑傳帝于正月十五日
與近臣登高昌黎又有人日登高詩亦不必霜月也容

齋隨筆唐玄宗八月五日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宋璟表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端午亦無定稱以語不讀書人鮮不失笑

芒種逢戊是梅天小暑逢未梅方出瑣碎錄云閩人以立夏後逢庚為入梅芒種後逢壬為出梅按康熙乙卯五月十三芒種十四壬申二十戊寅吳地未梅六日閩已出梅

吳興人戴洋年十二病死五日蘇云天使為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以幡麾將上蓬萊昆侖積石太室恒廬等山既而遣歸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昔死時所見因問守藏某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不行過祠不下

馬未達橋墜馬死者曰有之泗州門監王忠政死十一日甦曰天名行雨凡兩隊隸左落隊隊有小項緋二一貯人間水一貯乾雨如馬牙硝末風車為殿五方甲馬簇之俯視重樓深室囊櫃之物悉見見米粒長數尺劉聰子約死復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從至昆侖王公將相亦者悉在國名蒙珠離元海語約東北有遮須夸國無主待汝父為之汝且還後三年當來拜辭歸道經一國曰猗尼渠餘與一皮囊為吾遺漢皇帝約置几上而蘇開視白玉一方題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夸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呈聰聦曰審若此吾不懼死也三事皆涉妖妄然槩以為妄則藥師代靈山姆行

雨崔敏殼死十八年再生得十政刺史又似有確據學者將何從敏殼累求凶郡徐州居項羽故殿空中大叫何人敢據吾宅叱之帖然無聲及為華州人聞岳祠喧呼察之庭燎甚盛兵士數百人勑云與三郎迎婦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群應不敢既出一無所見按此則灌壇令事信有徵矣

呂氏春秋周明堂茅茨蒿柱以示節儉注云茅可覆屋蒿非柱任雖云節儉實所未聞按竹書云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蒿室大戴禮云周時德澤盛蒿大以為宮柱故曰蒿宮禮論云明堂者文王廟以蒿為柱名蒿宮則謂蒿非柱任者誤、

昌黎陸渾山火詩女丁夫壬傳世婚董彦遠注玄冥子壬夫娶祝融女丁芋倶學水仙是謂温泉之神升菴云韓詩奇董解又奇但不知所出今星家以丁壬爲淫合亦古矣

家若菴庭詩頗有温李風調嘗記其題美人畫冊數絶句甚佳特録其二明妃云蓬達轉沙奔不顧身披香一出靖邊塵漢家殊待功臣薄麟閣何妨画婦人文姬云拍盡哀笳涙不乾風悲日慘紫貂寒玉關猶向生前入千古交情一阿瞞

阮籍詠懷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平子應問女魃北而應龍翔注女魃旱神也北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

蚩尤作兵伐黃帝帝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妖（山海作魃）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自蚩尤作兵以下注引山海經第十七卷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句中一段升菴取證）按山海經十四卷東北隅山名凶犂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此沉冀州三字注釋未可遺也

易之昌宗為高士圖圖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予笑曰今世高士多類此但惜無圖之者

杜句天棘蔓青絲鄭樵解天棘為柳升菴斥其妄荼瓜留客江蓮白羽之日柳已老可言絲乎此斥當矣至以天門冬在恆山名顛棘顛天聲近妄又過鄭其解離騷

來吾道夫先路為先路三就絶無意味以方麯障面為竹織方扇而引說文蠶薄之曲周勃織薄曲為證亦未見確大約升菴無奈一肚皮書卷何耳

王溪生詩徵事舆博楊文公談苑謂其為文多檢閱書册左右鱗次號獺祭魚故猶韓筆杜詩無一字無来歷如飲席戲贈同舍七律項聯有珠樹重行憐翡翠玉樓雙舞羨鵾鷄之句朱長孺引爾雅說文楚詞注等書以證翡翠鵾鷄頗疑於重行雙舞云云無著家漸千孝廉

補注義山集言上句本左思吳都賦翡翠列巢以重行下句本謝惠連雪賦對庭鵾之雙舞洵非熟精選理不能窺尋及此然其運用無跡令人不覺空迥與後之

撏撦西崑者不倖也

買絹牙郎婦婢所鄙而聚徒教授至於懸納絲粟留質衣物如北海陰鳳華陰徐遵明張吾貴等又牙郎不若惟退之撰平淮西碑韓弘酬絹五百疋杜牧之撰韋丹碑江西觀察使許于泉酬絲絹三百疋為無慙耳

宛陵馬雲顛文開先生好古篤學君子也博極群書所著詩文集凡若干卷其小品最工嘗記書福齋銘一則尤足以發矇聾瞶特錄于左高景逸先生曰人有福方肯讀書友人黄山湯樵者燕生標示辟間予反覆思惟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歸而自署其坐處為書福齋雖不敢自詡有福人而自少而壯而老實未嘗一日不讀書

也因銘曰無福之人書不肯讀兩目昏矇寸心迷忽是謂陳人沒葢碌碌馬牛襟裾可笑可哭維彼喆良挾册丹黃囊螢映雪刺股懸梁坐雨漂麥鑿壁偷光其尤上者進修德業周讀百篇孔編三絕有若掌焦子淵髮白思昔先民實獲我心開卷有益揖讓古人如彼聡睿尚爾研尋矧余庸衆敢不時勤予無他福讀書為福飢可無餐寒可無服躭躭一卷性命攸屬少壯咿唔老而益篤六十餘年有榮無辱朝斯夕斯惟日不足死而後已来生再讀

沈存中駁韋楚老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為幃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詩人但引成數耳寧必定曰三

十幅邪如此評詩與讒少陵仰面貪看鳥二語為心不在焉不得其正何異又按東坡句喬松百丈蒼顏鬚世有百丈松哉

太平縣龍門鄉黃金塢有浮田繚曲於盤龍諸山麓間紆環可三千六百餘步衡約五之一中有黑壤三百餘畝以手探之深不越數寸下即水釋手旋合足踐俱動若一池浮萍者然同水升降溢則平湖中攤一洲涸則四面土壤中陷窪澤每歲麥秋盈丘有草結實不種自生熟時童兒携箕斂之日可得斗以作食香味殊絕然山谷中一種陷田類多泥當其溢時為水沒耳不能出水上也夫土藉水載而不逐水流水潤土以生而不決

土以漬類推之大地不過海中浮田豈僅龍門鄉黃金塢云爾弐又按農書江南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為田坵以葑泥繫浮水面故南方有葑田之訟滇南則名

海簰音牌

家偕柳僑居宣城東鄉曰水東嘗述崇禎初歲有鬼盜田六月炎暑居民露坐納凉遥望數里外黑氣騰藉聲息湧沸少年負膽勇者十許人趨視之不能逼近及曉黑氣散奔看則衆田中一區約畝有餘鑿深三四尺其平如砥施愚山先生曾親見之

唐烈婦曹氏浙之海寧人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九月卒曹先後求死者凡七俱以營救不得死至十二月望日

乗間自經死年二十五時庭中臘梅初放曹頤而歎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此花亦然吾當賦詩贈之添得氷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芲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尚有黄梅抱樹枯嗟乎可以識烈婦之志矣

世傳仙去或為神者毎以為誕試舉數事皆確有所據餘姚戚編修瀾毋服闋入都夜過嶇山橋見燈火人馬夾岸戚推篷謂曰為迎我者前驅恍忽皆前抵錢塘死丘瓊山夫人赴京道出鄱陽夢告吾戚某瓊山同館友善今職瀏神來日風波戒勿行比明託故止同檥數十舟盡漂没丘為詩及文屬藩使李贊望祭之山陰祝僉事繼志領南昌道役表還道病謂婦病不可藥也將有

所之差勝此婦驚問不答曰非久自知之越數夕一家人某者聞天樂自西南来見白馬神官下入其堂南面坐呼某跪曰南昌缺城隍帝須爾主入促之某起趨入跪促主如神官言舉家怖迷所以祝令取朝衣冠服之又令汲新釀酒三盞列香爐於几祝飲酒畢赴廳事群僚畢集觀者數百人某持弓矢射者三曰隘爺路祝登座執手板俛兩如注霹靂震其塀逝矣櫬停道中香縷自櫬出遇物輒發入舟亦爾朝邑劉偉仕至太守好神仙比病命其子毋葬韓邦奇劉甥也爲山西僉事一日閽傳偉名紙入憲使張璉問之韓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今名紙其人也延之入戴古氈笠青絹袍一童子

肩布囊扶之從中道緩步前起居無異但簡言手茶而不飲韓邀就旁室勞苦荅曰久別特來視汝留款不可別語韓汝弟邦靖可速歸矣蹤跡之止一遠寺韓次日報訪寺僧曰昨有劉知府寓方丈言進謁韓公去矣邦靖歸未幾卒劉家人聞之發棺惟一屨存然則真宗東封之賀水部豈誣哉

蜀之寡婦猶賢於買臣之妻然為買臣妻者不勝錄也慕容暐祭酒王歡貧時不營產業丐食耽學妻焚毀其書求去非其類乎而今買臣妻獨蒙惡聲惡其始作俑耳

楊存中多髯而善逢迎號髯婦嗟乎今之婦而髯者殆

舉世也郭景尚之為郭尖姚洎之為白鸚鵡其流亞矣

楞嚴云心重世名好遊族姓乃知佛亦不絕此種

洪容齋云易乾坤下六卦皆有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屯（震下坎上）蒙（坎下艮上）未出險者也訟（坎下乾上）師（坎下坤上）方履險者也戎之空矣若夫需（乾下坎上）者燕樂之象比（坤下坎上）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斤斧鴆毒每藏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嗟乎頭落果枰刀藏笑裏由來久矣豈俟讀易而始知

金之圍汴也斡離不索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匹馬駝驢騾之屬各萬計宰執裒聚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及八百萬兩復議括官吏軍民立限

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後姚平仲劫寨封丘門接戰金人不俟金幣數足退及紹興賂金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又貼耗銀二千四百兩每歲例增銀二百餘兩若正旦生辰遣使每賜禮物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綵段一千匹嗚呼青苗手實而巧取之犒師歲幣而奢耗之宋可謂有人乎

漢有三延年嚴延年以酷棄市田延年以詐增僦車自刎死名皆在酷吏未嘗延年獨杜延年以寬和老病乞骸骨可謂延年矣嚴母歸東海埽除墓地未審其骨得入墓地不也（昭帝時有兩杜延年一為謁者與燕王旦交通一即諫大夫爲杜周子以發覺燕王旦反謀封侯見元鳳元年詔書則其一蓋不免矣）

楚靈王愛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而後帶循牆

而後起（墨子）莫敖子華對于楚威王曰昔者先君靈王愛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戰國策）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荀子）一國有飢色餓人（尹文子）（韓非子）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後漢馬廖引傳）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風俗通）一事而層見疊出互有不同如此

先主取蜀杜微佯聾閉門不出致煩武侯坐上與書襲壯亦不仕李蜀稱聾終身不復入成都果哉此兩聾人

樊曄為天水太守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旁曰以付樊公王渙除溫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稚子渙字也然渙傳循吏而曄傳酷吏乃其治効輒相似

盧子幹植臨卒勑其子儉葬不用棺椁趙邠卿岐年九十餘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圖像居主位勑其子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是亦不用棺椁裸葬正不獨一楊王孫

匈奴寇廣武聞荀悅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漢末寇賊約勑不犯徐肩閭釋子當時君相未聞表廞宅里也

杜根觸和熹鄧后詐死逃宜城山中為酒保十五年酒家知其賢敬禮之李固子燮避禍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酒家以女妻燮舉世悠悠盡盲誰識青帘中猶有人

漢兩李杜前漢李固杜喬死於梁冀後漢李膺杜密死

於侯覽鉤黨漢末閹宦擅恣士以遁身放言為高有不談此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而不知其禍之烈也

新城先生云宋羅鄂州古文南渡後第一宋文公所推重爾雅翼後序通篇用韻尤奇創宋文憲公序倣其體猶昌黎之志銘述余方重梓鄂州小集亦先生遺意也

夏統斥女巫章丹陳珠吞刀吐火靈談鬼笑正矣及洛市上已為賈充水戲初作鯔音支鴮音烏鯛魚躍後作鯆音鋪䱐音孚江豚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稍而船直逝者三既又作慕歌河女之章小海唱以足叩舷引聲喉囀含水嗽天集氣長嘯得毋亦蕩而妖乎木人石心何以有此也

按婦人有謚即晉一代疏之虞潭母孫謚定桓溫母孔

謚敬賈充婦郭槐謚宣然則漢伏生女以尚書受鼂錯苻秦太常韋逞母宋傳父業周官音義年八十於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謚宣為文韋母故號宣文君矣

閻百詩若璩先生曰駱賓王檄袁君山之流涕未識何人若謂袁安安字邵公後讀庾子山哀江南賦方悟賓王誤記袁安桓君山為一蓋庾賦上云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下即繼以昔桓君山之志士云云也古人如此失處甚多詎能一一是正之豈非快事

冢女活不獨干寶一事也晉太和年有開周時冢得殉葬女子數日有氣數月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

發冢破棺有一生婦人問其事不知其墓木可三十年晉惠世杜錫家葬婢悮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婢尚生猶十五六歲女子嫁之有子

晉康獻褚皇后凡四臨朝攝政閱穆哀海西孝武前後所未有也后名蒜子異哉此蒜子也

王戎家好李惡人得種鑽其核和嶠家亦有好李帝索之不過數十王濟俟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之盡伐其樹而去快哉武子嶠即欲鑽核可得乎

晉時人士目阿平第一 王澄 子嵩第二 庾敳 處仲第三 王敦

按澄殺降激亂居富取貲種種不道安在其第一敳聚斂積實行亦甚鄙亦未見第二之佳也乃第一竟為第

三人所殺

侮舅之甥有二家王獻之兄弟當郗超未亡時見愔躡履問訊甚修甥舅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屐而候之命席輒云有事不坐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耶謝絢於公坐戲調其舅袁湛湛甚不堪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乃王胡之外孫亦有不協之論重故司馬道子所譏居心不淨者也嗟夫賈淑習鑿齒伊何人哉

韓湘詩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硃砂按廣西北流縣有白砂洞石膏玉英散采流光凡砂生於此其色獨白

中峰老人山居詩白髮不因裁後出青山何待買方歸

水居詩四壁烟昏茅屋窄一天霜重板橋低老岸欲隳添野葑廢塘將種補新泥數點鴉聲迎暮雨一行魚影漲春潮廛居詩綠菘紫芥攔街賣白米青柴倚戶收語皆清絶

憐君辛苦愛君才落筆無休萬卷開內譜源流名士傳甘陵子弟黨人魁多年臥閣危難下一夕重泉喚不回如此凶荒行亦得驚聞詩卷散堪哀少同諧笑老還蹤時憶城南共學初斥產錢空收卷軸掃門人雜撇衣裾養砂鍊汞迂難療挽海移山願總虛今日憑誰談往事黃壚一過一欷歔此梅泰順雪坪明府哭其妻兄沈穎方鄴泌詩也沈世家子少負才落拓不事生產又好講

内外丹率為方士所誑家益貧然座客常滿無賢不肖多趨之典衣貰酒率無虛日垂老不良於行坐卧一樓手未嘗釋卷五行並下一目不忘七步吟成八叉賦就洵當代一異人己丑病歿詩文稿不知誰何竊去偕栁毋為余言輒撫膺太息不能已已讀雪坪二作足抵一篇小傳鬚眉謦欬猶將髣髴遇之

蓉槎蠡說卷第十

蓉槎蠡説卷第十一

歙　程　哲　聖跂

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鴽夏小正八月鴽爲鼠是二物交化如鷹鳩然田鼠亦名鼢鼢脚絶短僅能行尾長寸許目極小項尤短最易取别本田鼠一名鼴莊所云飲河不過滿腹者恐未是鴽即今鵪鶉鶉多有鼃黽及魚化者不專田鼠又魚鼃亦或化爲田鼠楊文公談苑正道二年夏秋汴人鬻鶉車載積市皆蛙所化猶有未全變者隆慶辛未夏秋大水蘄黄瀕江處鼢鼠徧野皆鰤魚所化蘆稼之根嚙食殆盡按鵪鶉二物不類難混爲一鶉由蝦蟇海魚化終復卵生故四時常有鵪則由田鼠

化終復為鼠故夏有冬無且鵯有斑鵪則否
秦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按二十四兩為
一溢溢蓋與鎰通耳又按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流字
義不知作何解
古摴蒱六博彈棊蠟鳳諸事今皆罕傳暇時取馬弔王
譜京譜參考詳定都為一卷曰無聲落葉亦宣聖博弈
猶賢之意因稽載籍昔賢游藝有纂撰可徵憶者附疏
於後投壺經（郝沖上官儀虞潭法皆有）投壺新律（卜恕）投壺新格（司馬光）傾
壺集（劉仁贍）棊勢（徐泓王子沖沈斂馬朗）棊評（梁武）天監棊品（柳惲）棊經要
略（韋珽）忘憂集（劉仲甫）棋圖義例（徐鉉）四聲角圖（楊希璨）博塞經
（邵劉）皇博經（魏文帝）小博經（鮑宏）大博經（呂才）象經（周武帝王褒何晏）象戲格

尹洙晁補之 古局象棊圖 司馬光 樗蒲經 盧逕京王子京 五木經 李翱 彈棊經 梁冀徐廣張東之 雙陸格 王子京 打毬儀注 張直佐 打毬要略 查同章 骰子彩選格 李郃 尋仙彩選 劉蒙叟 文班彩選格 楊億 皇宋進士彩選 趙明遠 宣和彩選 王慎修 擊蒙小葉子格 南唐李后主妃周氏 打馬格 謝景初宋迪 除紅譜 朱和 牌譜 顧箬溪 腳陣篇 袁太初 扨臥甕人格 趙昌言 採珠局格 金龍戲格 款飲集 盡歡格 角力記 曹氏

晉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聞王雅拜太子少傅回詣雅者過半余曰晉世風俗猶厚留者仍半也若在今世安有留者

酒云飲亦可云食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師古曰謂能多飲猶左傳所謂食言也今流俗書本輒改

食字作飲字失其眞矣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而飲亦可云頓宋明帝文章志王忱嗜酒醉輒經日時以大飲爲上頓

顗愷之與謝瞻連省顗月下吟咏謝遙賛之顗彌自力瞻眠令人代已顗不覺有異遂至申旦張鏡與顔延之鄰居顔談議飲酒喧呼不絶張寂如也後顔於籬邉聞其與客語設湖牀坐聽楉謂客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愷之癡而拾侮張默而取敬士君子於此何去何從

東西漢外戚數十族鮮有全者不獨豪横無道致舉族烟滅即清修謹愼遠權勢亦未見辭其殃也和熹鄧后兄騭檢勅宗親讓國遜位横遭宮人誣告一門七人並不以命章德竇后弟瓌節約自修出守外郡而梁棠兄弟逼令自殺安在履謙而免禍也蓋天道忌完賢智亦

所不免然則士庶家欲世享其豐腴烏可得乎

門下掾王望歲首舉觴諂稱齊郡太守功德議曹吳良在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願勿受其觴汝南太守歐陽歙於十月享會下教督郵繇延忠貞公方共論其功顯之於朝太守嘉歎休牛酒養德功曹郅惲愀然前曰司正舉觥延貪邪搆姦所在荒亂明府以惡為善敢再拜以君之罪告謝於天一奪其觴一舉罰觥罰直之氣前後一轍悠悠千載斯人可多覯哉

封胡遏末萬子韶穆度為封據子朗長度為胡奕子玄幼度為遏安子琰瑗度小字末婢傳云末謂川豈琰又名川耶傳云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余按朗終

東陽太守玄都督七州康樂縣公琰都督五郡望蔡公討孫恩至千秋亭為帳下督張猛所害韶無閒别本又云韶為末朗為封玄為遏淵為胡淵玄兄奕第二子按謝衡二子長鯤次裒鯤子尚裒子奕據安萬石

温庭筠答段柯古見嘲詩云彩翰殊翁金繚繞按漢禮樂志赤雁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孟康曰殊雁頸言其文采殊異也

摭言王勃舟次馬當逢中元水府神送帆序滕王閣回又見前叟曰吾少有煩於子昔與長蘆戲輸未償子過其祠幸為焚陰錢一萬余笑曰此為帆風索謝也鬼尚有賕而况於人乎

龍涎能斂香氣不散孔雀尾能收聚散落諸香天生神物供人清賞然龍通體盡香不獨涎也嘗暑月龍過遺雹庭陰幾尺許潔絣瓻貯之踰年發視則珠璣粲然未化色微紅而香觸鼻試以茗中泠康王谷恐未逮矣

張霸伯饒博覽五經諸儒慕之市宅其旁就學及守會稽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千數道路但聞誦書聲岀蜀文翁再見也子楷門徒受業父黨夙儒偕造門貴戚家起舍巷次邀過客往來之利楷恥之徙避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爰有公超市眞濟美世其家者也但伯饒辭交鄧騭公超以五里霧繫獄少遜耳楷子陵歲首朝賀勑庯貢奪大將軍梁冀佩劍冀跪謝

不應又何其剛毅也

青藤文人昨見篇詠偶當其為偶辰我即薪視爾我怒爾唇闔我笑爾唇啓凡我所控提爾即如我自爾自不覺知昧我蓄薪意讀竟喟然歎方知信夷越醢即在初年何俟野雞喋喋故士高志者成則為范蠡敗則為田橫一刀割截無用再計

漢永平十八年西域焉耆乘中國大喪攻沒都護陳睦建初六年定遠侯超縛收焉耆王廣尉犂王汎於陳睦故城斬之元初六年車師後部與北單于攻沒長史索班延光四年超子勇發騎大破車師後部捕得其王軍就及匈奴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皆傳首京師報怨

雪恥功出班氏父子然漢威靈遠矣亦幸其時無妒功
匡衡之徒以文法議其後耳郅支殺使者谷吉漢不能
報幸甘延壽陳湯傳其首宜懸槀街而衡緣月令埋胔
之文沮敗之勞臣宣威萬里而此昔假仁義肆其刀筆
不知有國恥持祿養交被阿諛之譏何以逃吏議乎
有適異域者見河魚群集不取詢土人對曰水中蟲語
之此蟲可食蓋彼俗不知取而食也近遣戍寧古塔回
者誌其風土有刺姑似鰕而螯類蟹長盈寸擣成膏以
祀先可知東海之鼇北溟之鯤惟不識網釣故咢然成
其大
梅雪坪紬書隨筆云竺典言造書凡三人與佘一卷所

載略同但佉盧作伽盧異耳又云　本朝字亦左行造字者曰薩海沈宮詹荃嘗疏請崇祀亦異人也

窯器所傳柴禹官哥鈞定可勿論矣在勝朝則有永宣成弘正嘉隆萬官窯其品之高下首成窯次宣次永次嘉其正弘隆萬間亦有佳者其土骨紫白料法也堊藥水法也底足火法也苍青彩画法也所忌者三釉澤不具曰骨罅折曰蔑邊毀剥曰茅　成窯之草蟲可口子母鷄勸杯人物蓮子酒盞艸蟲小琖青花小盞其質細薄如紙蒲萄靶杯五色敞口匾肚齊箸小碟香合小罐皆五采者成杯茶貴于酒采貴于青其最者鬭雞可口謂之雞缸（神宗時尚食御前成杯一雙已值錢十萬）成宣靶杯皆非所貴　宣窯

之祭紅杯盤有通體紅者有紅魚者百果者有西紅寶
石埿塗燒者其寶光凸起紫黑者火候失也青花有茶
靶杯畫龍及松梅有酒靶杯畫人物海獸硃砂祭紅少大器壺物有色
紅鮮白鎖口者有竹節滷壺小壺匾罐皆罩蓋者鑪缾
杯碟敞口花尊蜜漬桶罐多五采者白壇盞心有壇字
暗花白茶戔瓮肚釜底線足裏有龍鳳暗花底有大明
宣德年製暗款坐墩有漏花填采皆深青地有藍地填
采有白地青花有氷裂紋其形以拱面為上四面次之為
其積水故也又以花款青埿光素品者次之水注有五
采桃注石榴注采色雙瓜注雙鴛注鵝注筆洗有魚藻
洗葵洗磬口洗螭洗雨臺鐙檠幡幢雀食罐蟋蟀盆徐應

秋日宣窯不獨款式端正色澤細潤即其字畫亦精絕嘗見一茶盞乃畫輕羅小扇撲流螢其人物毫髮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　永窯之壓手杯傳用可久擊口折腰沙足滑底外深青花內雙獅毬毬內篆書永樂年製細如粟米鴛鴦心次之近倣蠢厚約略形似耳　嘉窯泡杯其極低小磬口者有三友花者稱最水藻者次之芝草者又次之壇琖大中小三號內茶字者為最橄欖字酒字棗湯字次之薑湯字又次之（薑湯不恒有）　琖色以正白如玉斯美亞嫩則近青亞不淨則近黃其青花五色二窯器製悉備有三色魚匾殘磬口饅心圓足紅鉛小花合子等有大如錢有青花有紅花盞永尚厚成尚薄宣青尚淡嘉青尚濃成青為蘇渤泥宣青名蔴葉青宣采未若成采淺深入畫也嘉萬

之回青特爲幽菁鮮紅土絶色正礬紅而回青盛作隆窯之祕戲不入鑒藏他物汁水瑩厚如堆脂汁故名鷄皮橘皮質料厚實不易茅蔑也官窯坯器乾經年方用車碾薄上至水候乾數次故入骨最堅而厚出火口足至不滿者則碾去土至更燒之故有雞橘紋起用久口不茅身不蔑其發椶眼蟹爪紋者至中心小疵反以論火候之到亦如宣鑪熱銃他鑄無及者至于別見他產者略疏于後

彭窯 元時戧金匠彭均寳效古定器製折腰様者甚佳土脉細白者與定器相似青口欠滋潤極鬆脆稱爲新定近景德做者用青田石粉爲骨燒造名爲粉定至粗骨鬆更不佳

龍泉窯 出浙江處州龍泉縣與哥窯共一地道宗時名曰青瓷明窯移處州府處州青色土至火候較舊龍泉質劣古器質薄一種盤底有雙魚外有銅掇環體厚者不佳

象窯 出浙江寧波府象山縣似定而粗色帶黃有蟹爪紋色白滋潤者高俱不貴

歐窯 出南直常州府宜興縣明歐姓者燒造有做哥窯紋片者有做官鈞窯色

者采色甚多皆花盌盞架諸器不一舊者頗佳

建窯 出福建泉州府德化縣其色有甜白青色深淺不同古建瓷薄者絕類宋瓷盌盞多是撆口色黑滋潤有黃兔斑滴珠大者真體厚者多少見薄者惟佛像最佳

饒器 出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景德鎮及廣信府弋陽縣宋時器色樣甚繁其淋堊甚肥靈透與定相近而稍有異明官窯皆出於此其官造窯小而器不多甚至一窯止燒一器者蓋取火候和勻周密而無敧斜走烟破礨之失祭紅以西紅寶石爲堊又有珠砂點翠青花點色不同堊肥俱有橘皮紋甜白一種色如羊脂者尤可愛重堊不到磨去復上入窯再燒故稜紋甚厚久用而不茅蔑御土窯體薄而潤最好素折腰樣茅口者體薄色潤瑩白尤佳其價低于定器元時燒小定印花者內有樞府字者高新燒大足素者欠潤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今燒此器佳者色白而瑩最高青黑色戧金者多是酒壺酒盞之屬

吉窯 出江西吉州府廬陵縣永和鎮色與紫定相類體厚而質粗不足貴宋時有五窯書公燒者佳有白紫二色花餅大者直數金小者有花又有碎器亦佳相傳文丞相過此窯器盡變成玉遂止不燒

山西窯 出太原府榆次縣平定州平陽府霍州又出霍器

陝窯 出平涼府平涼華亭兩縣

廣東窯 出潮州府其器與饒器類

高麗窯 器類饒產有甜白色而堊乾燥微近黃皮粗骨輕花素不等細花竟似北定印花青色者似龍泉上有白花朵者不甚佳

大食國器 以銅骨爲身起線塡五采藥料燒成俗謂法瑯是也宋官窯色鮮菁可愛明官窯亦佳又謂之鬼國窯

古瓷器 出河南彰德府磁州與定器相似但無淚痕亦有劃花繡花素者值昂于定新者不足論也

蝎毒蟲也少陵早秋苦熱每愁夜中自足蝎而東坡踰嶺南還照壁喜見蝎人生愛憎亦安有定邪

霍原有重名貴游子弟欲與相見以其微不晝詣夜共造焉此其為貴游子弟也後歸鄉里幽州刺史許猛將詣之主簿當車諫猛歎恨而止彼定交杵臼之間及為豫章不先入廨便問孺子所在者伊何人哉

劉玄佐欲斬一軍將而非其罪無敢辨者處士鄭涉詣玄佐都無言及别曰聞某抵刑乞令所由付其首一觀怪問之曰嘗聞枉死人面一生未識故借看耳此與王偉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諸生隨者千人送所役門生到縣虀折立土牛旁執手涕泣去同一機變將無儒家

所謂可與權或在是

東漢十常侍禍誠烈然中官豈無賢者呂強之於蔡邕孫程張賢之於虞詡則其人也詡為權宦張防所陷程救尤力云詡為陛下盡忠而張防構害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立黼座後程叱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及順帝問諸尚書賈朗袒防證詡罪然則茍論者安得執曹節王甫槩若曹哉

漢崇武事故諸刺史太守皆稱將如皇甫規自訟疏吏推報將之怨張奐奏記段熲得過州將等而當國握權者稱大將軍然則丞相之設無謂矣乃水旱天變歸罪四輔何尸其位而受其罰也

東漢桓竇后靈何后俱以冘音淫豫不決覆其宗以及國竇傾其父武何陷其兄進雲臺之遷永安之獄固其宜耳

漢高紀蕭何為主吏主進師古曰進者禮會之財也字本作賮陳遵傳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矣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

王恭深信佛道其斬於倪塘臨刑猶誦佛經殷仲堪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桓玄逼令自殺死於柞溪二癡人至死不悟彼蓋冀速赴極樂耳殷尤刻忍與何充供給沙門糜費巨億親友貧乏無所遺同地獄之設正為是人豈不信然

客問人解鳥獸語未審物亦解人語否余曰解童㚥爲不其令虒暴人檻捕二虎恢大聲曰若殺人者當服罪不則呼冤一低頭閉目震懼一視恢鳴吼自奮其證也許武自取肥田廣宅強奴婢以成二弟晏普名童翊陽喑不肯仕讓兄辟舉後人評武去小名取大名非士君子中道充是說也盜名而竊位是亦穿窬之類也陽喑斯爲得矣

林霽山詩集中有孤山五言律末句耳孫今白髮持酒酹寒蕪因戲評和靖無妻耳孫從何得定是鶴胎耳既又思之鶴胎不足異楊大年生時宛然鶴也令威蘇耽及沙苑中箭道士人間自有此非神仙幻誕惟脫騙文

皇帝金梁羽人斯足稱幻耳

劉臻妻陳氏咎舅母書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季方冲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徙謂其弟陳統陳紘是又一元方季方不僅太丘二難也又按紘一字偉方

酉陽雜俎有諾皐支諾皐西溪叢語引左傳襄十八年中行獻子梗陽之巫皐以為取義出此何影響寡聞也遁甲中經住山林咒曰諾皐太陰將軍則諾皐乃太陰名耳抱朴子亦云道士入山禹步三咒諾皐太陰將軍

宋章申公父年七十食柑佳收核種之坐人竊笑然公食柑十年柑不十年不生蓋九十餘坐上客何輕量老

人也東坡六十二作白鶴峰上梁詩自笑先生今白髮道旁親種兩株柑坡不久南旋此柑遂不及啖

魯公疏太宗制立仗馬有急奏須乘者聽至開元僅為禮儀李林甫所云一鳴輒斥者也按白虎樽尚有叢者竟太宗朝不聞乘仗馬奏事

吳鱗潭苑先生為司成時有太學新立進士題名碑紀事一篇其序云進士題名碑舊在太學　國朝制科始丙戌碑列大成門東廡後一十七科未之繼也謀於朝列伐石鳩工豎之大成門左右閱一月探明進士碑計永樂至崇禎凡七十八科土蝕蘚剝僅存三之二朱太史竹垞作日下舊聞嘗慨其闕余徘徊既久令吏掘地

搜索之首獲宣德庚戌次獲成化甲辰二碑皆先族祖登第之年既而碑盡獲惟缺永樂首科一日宮牆傾羣吏譁曰永樂碑得矣一代之制遂全後於啓聖祠中得元碑三一為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列三榜皆有正副一為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為一榜狀元朶列圖漢人南人為一榜狀元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為至正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有正副又可徵一代取士之制

札木言於汪罕我是君白翎鵲他人鴻鴈耳言已心堅寒暑常在北不似候鴈南飛就暖也呂吉甫反覆倏忽

信乎為王家鴈臣然悠悠斯世其不為隨陽鳥者鮮矣蜀都賦傍挺龍目側生荔枝杜句側生野岸及江浦未嘗以側生即荔枝乃山谷題楊妃病齒則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直為荔枝增一嫌名矣

按屠蘇亦未確指一物杜泠淘詩願憑金腰裹走置錦屠蘇魏畧李勝為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則廣雅平屋之解得矣乃孫思邈有屠蘇酒方又冠有屋者名屠蘇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障諺曰屠蘇鄣日覆兩耳會見䁾兒作天子

子規之聲曰歸去了故人但知為催春歸去之鳥不知又為先春而鳴之鳥史記曆書百草奮興秭規先滜索

隱曰子規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是也

升菴云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鉏鄭玄注鋤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錄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一證矣今則申明亭按管子韓公問篇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更是一證在周漢前

祝欽明作八風舞盧藏用譏之曰五經埽地然藏用故仕宦捷徑人也按儒者云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又巧言令色足恭無辭於丘明之恥何至以父母遺體供他人嚬笑如長信少府檀長卿作沐猴狗鬬舞媚乎恩倖許伯者不有蓋寬饒一劾滔滔將何底止

酉陽雜俎利州臨江寺漁人網得一石如拳置寺中經

年重四十斤錄異記天復中洪州賈石于越王山下長七八尺圍三丈餘節度使劉裕設齋祈謝七日内漸縮小僅七八寸留昭仙觀中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又作何注脚

對句之佳者如劉寄奴徐長卿之類予於八卷中曾標舉數聯近讀竹坨朱先生靜志居詩話自言其幼時有前輩舉古人名俾屬對傾野王對沈田子鄭虎臣對沈麟士蔡興宗對崔慰祖蕭子雲對任伯雨魏知古對顔相時吉中孚對温大有楊完者對鼂補之杜審言對蕭思話貢師泰對齊履謙任蠻奴對張惡子金安上對鄭居中劉辰翁對逢丑父韓擇木對李栖筠蔡有鄰對徐

無黨王巖叟對阮佃夫李思齊對石作蜀柳三變對張九成鄭櫻桃對郭芍藥王僧綽對馬仙琕祕彭祖對庚黔婁劉方平對徐圓朗劉仁本對范道根皆出天成益信古今無獨必有對也

宋徽艮嶽成令近山造油絹囊溼以水曉張之絕𪩘雲盡入括囊以貢及困於五國城也賊詞孟婆好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可笑此癡物一生靠天

介象讀符文正其誤人以此神象余則謂誤與正誰得其真必再生一介象始足信耳

淮南鴻烈解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余集諸書攷之爾雅翼芎藭有兩種一似芹葉一如蛇牀香氣相似

用亦不殊又云芎藭之苗為蘪蕪其葉似蛇牀而香故
曰蛇牀亂蘪蕪本草亦云蘼蕪芎藭苗也陶隱居曰蘪
蕪葉似蛇牀蜀本蛇牀似小葉芎藭博物志芎藭苗曰
江離根曰蘪蕪然則蘪蕪江離既分芎藭根苗安得謂
小葉如蛇牀者名蘪蕪大葉如芹者名江離也解者以
本草云蘪蕪一名江離郭璞云歷陽呼芎藭為江離似
一物矣而子虛賦芎藭昌蒲江蘺蘼蕪上林賦被以江
蘺揉以蘼蕪不應是一物樊光云藁本一名蘪蕪根名
蘄茝爾雅云蘄茝蘪蕪注香草葉小如萎狀博雅云山
茝蔚香藁本也按芎藭苗為蘼蕪即不得苗曰江離根
曰蘼蕪也既苗為江蘺矣又何分小葉大葉也既有小

葉大葉二種之分矣又何得槩言苗為江離也既芎藭之苗為蘪蕪即不得謂芎藭有二種也合而斷之苗曰江離即蘼蕪根曰蘄茝即芎藭而亂芎藭之藁本亂蘼蕪之蛇牀蛇牀另一物芎藭江蘺蘼蕪藁本蘄芷一物也埤雅楚謂蘺晉謂虈齊謂茝又按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蘼蕪即文無一名當歸有兩種一似大葉芎藭一似細葉芎藭左傳名山鞠窮子瞻和王鞏句度辭聊復託芎藭是也

楊用修云蕃釐觀中有瓊花即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曲云瓊樹朝朝新是也其花後萎宋傳子容詩比瑒如鬈鬆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

唐昌玉蘂花王介甫名為瑒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供染即今之梔子花佛經薝蔔花本艸名越桃是用修以瓊花玉蘂山礬梔子總合而為一也容齋隨筆則以為即玉蘂而引李衛公集潤州招隱玉蘂卷詩及晏元獻集借示揚州廟玉蘂詩序為證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不知山礬本瑒花而魯直易名者也梔子即薝蔔玉蘂自顯于唐昌而瓊花獨鍾于后土世無別種或以為即聚八仙花按退朝錄云揚州后土廟瓊花或云自唐時植舊不可移徙宋仁宗哲宗移植禁苑遂死載還復榮宦者陳深取孫枝接于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褚家堂瓊花園是也然則瓊花非八仙明矣

鄭興裔瓊花辨云瓊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黄聚八仙花小而瓣薄其色㣲青瓊花葉柔平瑩澤聚八仙葉粗而有芒瓊花蕊與花平不結子而香聚八仙蕊低于花結子而不香予意璚赤玉也當是紅色後觀方秋厓稿有贈朱行甫詩云謂瓊為赤非為白始知前賢所見畧同諸公之喙可息

張都水子宜適先生吾友敏求星之先世也幼穎悟七歲能賦詩彈琴十歲通五經十三應江浙鄉試人以為聖童洪武初以秀才舉擢工部都水郎以病免得朱長文樂圃故地居之詩所云坊存前哲號屋貯古人書也一時名流都為題咏復以明經舉授廣西理問歷滇池

魚課宣課二司大使衣食不給竟歿于官其詩名甘白先生集錢虞山列朝詩朱長水明詩綜皆亟稱之惜其集流傳甚少嘗從敏求所見家藏正統丁卯雕本詩文共十二卷原序謂其旋斡造化牢籠萬物者豈不虛也敏求味道躭書無斁詒厥必能表章先緒蠹簡重新書此以促之并識宗仰之意

和士開母死托附者持服奔弔鄴中富商丁鄒嚴興並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封孝琰入弔出謂人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按容齋四筆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曰義領樂書有義觜妓女以鹿角琢爲爪以彈箏曰義甲異哉孝亦有義者匍匐可

圖此頤不可圖乎

檀弓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殉葬陳子亢後至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也此與庸芮諷秦宣太后葬必以魏醜夫為殉同詞嚴而正前後一轍

將作大匠職官名之不典者孔北海魯國男子何等人物而辱此位及明代木工徐杲官大司空蒯義蒯劉蔡信郭文英左右侍郎名器濫假為之僚者不亦難乎以至少師陶文仲大宗伯邵元吉更何如人哉

南史吳丁奉宅晉江左周顗蘇峻袁眞道章武王司馬

修迭居之皆以凶終世稱凶宅王僧綽以正自居請為第未及居而敗予曰周王凶終自是德不勝妖按鐵圍山叢談劉器之𪏭睢陽凶宅改塑土偶而怪不復作安在其能祟也

蓉槎蠡說卷第十一

蓉槎蠡說卷十二

歙　程　哲　聖跂

趙策襄子憂晉陽無矢張孟談曰董安于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高至丈餘則蕭牆以蕭覆牆耳而宋儒解以諸侯至屏内有肅然之意或引爾雅周人爇蕭使臭達于牆屋何其迂而亡當乎

杜詩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蓋八分悉由大小篆而出而張懷瓘則云本楷字漸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蔡文姬則云臣父言割𨽻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以二說考之蔡說較是杜句正取蔡說也

南華跖蹻纍戾其徒誦誼亡窮安史死河朔人稱爲聖其證也類而推之董卓祠於常山吳元濟祠於蔡王敦像於武昌王欽若像於三茅秦檜祠於溫不有溫嶠毀敦祠蘭根毀卓祠劉隨毀欽若像王質孫瑜後先毀元濟祠晦菴毀檜祠諸公將此五奸者端冕而廟食後代愚氓孰辯其是非哉

新城夫子蠹尾集中有書傳國璽一條引何文肅樹丘集傳國璽志元世祖時有札剌爾氏者漁于桑乾之濱得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以爲歷代傳國璽上之按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碑本內載至元二十一年甲午春正月八日世祖崩三十日得傳國璽有御史中丞崔彧進牋曰臣番亘宿衛御史臺通事

闊闊朮即衛告曰太師國王之孫同知通政院事拾得
今既沒矣家計窘極其妻脫脫眞縈病一子甫九歲托
以玉見貿及出乃玉印也色青綠而玄光采射人其方
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三之不足背紐盤螭四獸方際紐
盡璽坪之上取中道一橫竅可徑二分奮貫以韋條面
有篆文八刻畫捷徑位置勻通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別
其髣髴有若命字壽字者急召監察御史楊桓至辨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傳國璽文也因直趨青宮
同詹事王慶瑞等進獻皇太妃徽仁裕聖皇后前啟曰
此古傳國璽也云云則辨璽文者監察御史楊桓非楊
植也又按彧所進𧦅亦與札剌爾氏漁于桑乾之濱得

之說亦各不同桓字武子兗州人博覽群籍精篆籀之學由儒學教授任監察御史祕書少監官至國子司業崔所進牋即桓所作拾得札剌國王速渾察之子

南宋顧協為廷尉正冬服單薄蔡廓語人欲觧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唐李廙為尚書左丞妹壻劉晏見其門簾敝潛度廣狹織麁竹簾贈之三擕至門不敢發言去宋陳后山履常貧至累日不炊傅堯俞懷金餽之聽其議論不敢出士君子履世使賤於我者不得附親于我者不敢遺斯亦可矣

古禮庶子猒於嫡為所生母齊衰朞而北燕慕容熙后符氏死熙服斬衰被髮徒跣送割股剖心旌典不及而呼延贊割股為羹療其子奇怪事要須人做又有人毋

病持刀就市人股割之市人駭叫曰割股救親是好事何叫為更奇絕

宋史秦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犯蘄偕郡守李誠之竭力捍禦城破與李率兵巷戰歸署赴一室自焚老卒冒火挽出之叱曰我為國死挈衣就燄子浚先出兵至還同弟瀶從父死考史檜無子以妻兄王喚孽熺為子熺子塤秦氏世絕久矣鉅及浚瀶故王氏肖耳奸臣何常有忠孝裔也

居易錄載吴季野挏夢華子文學戰國短長及管韓荀卿可自作一子余聞季野曾著明通識未就猶子肅公續成亦談遷彪固之流亞也其書不知存否并誌之

吳君東巖贍泰家姪佁柳有昭明選詩輯注一書時正六臣之訛㝡為確核凡例數則辯證尤精其一云援據之書固必詳所自出其一事而散見諸本者則宜冣其先後而亦不可概論如晉張華勵志詩隰朋仰慕予亦何人善注引南華管仲有病云云而不知已著沖虛則當引列而不當引莊宋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虛舟有超越梁任昉哭范僕射詩常與虛舟值善注引南華方舟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云云而鴻烈作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云云則視其本文與詩之字句相印合又當引淮南而不當引漆園也體會親切可為注家之法

金罍子嚴子陵加足而臥昌漢二百餘年之業夫漢二百餘年之業何藉於子陵即子陵加足而臥亦布衣狂態耳以為隱能用世是何物語也

明宣廟銅器鑪為首其製不一有彝鑪乳鑪花邊天雞橘囊壓經香奩角端象鬲匾鑪番環六稜纓絡梵書太極桶鑪竹節馬蹄法盞盃盂馬槽熏冠等式口有燈草邊花緣直口平口侈口井口耳有橋耳魚耳沖天魚耳鰌耳鵝耳番象沖天番象海獅龍鳳天雞夔龍螭虎結耳如意風箱索耳寬緊鸚鵡耳環耳朝冠戟耳蚰蜒香草壽帶鳥獸吞口肩有金蓮寶相雲肩線肩所取者橋耳乳足魚耳石榴足鰌耳圈足番象及鵬耳天雞海獅獸耳亦圈足或屨足香草高乳足戟耳石榴足橋耳有三丁戈足其品最上次取者法盞波斯足鸚鵡象首湯盤足壓經環耳低乳足香餅足索耳有寬緊足有高低者寬昂于緊最下桶鑪雲板足湯盤足薰冠馬槽盞盂鑄耳多仿宋瓷款識有身耳逼近無餘地者乃另鑄耳磨治釘入釘耳多偽蓋宣鑪鑄耳不稱率棟出更鑄十不存一色種種皆仿宋燒斑者初年色也永樂燒斑本此蠟茶本色者中

年色也謂燒斑掩銅質之精華乃尚本色用番硇同醋浸擦為之本色愈淡者末年色也純用本質燒成色愈淡而愈精采其色有赤金色三種石榴皮棠梨秋白梨栗殼海棠紅山查白棗皮紅淺深藏經紙茄皮褐色其最淺藏經山查白海棠紅秋白梨其次鎏金色遶鎏左肩為靈湧祥雲腹以下為湧祥雲至于雞皮色則火氣久而自成跡似雞皮摸之無跡即今所謂橘皮紋也本色之厄有二嘉隆前有燒斑色時尚燒斑故取本色鑪重加燒斑近則磨新厄過求色淺磨治一新至有歲再磨者款識陰印陽文眞書大明宣德年製六字完整地明潤與鑪色同非經剮鏨熏造者後有僞造者北鑄嘉靖初之學道前近之施家施不如學道前間用宣銅別器改鑄然別器銅質原次于鑪且小治單鑄氣寒儉之精華蘇鑄蔡家南鑄甘家甘不如蔡惟魚耳一種可方學道有舊鑪僞款者永樂之燒斑彝耳多寬索腹多分襠景泰成化間之獅頭彝等厚赤金化雲鳥片帖鑄原款用藥燒景泰年製六等字有眞鑪眞款而嵌釘者當年監造每種成不敢鑄款呈上準用方依款鑄後謂有款易售取宣別器款色配者嵌入其合縫在款隅邊際但從覆手審視自得痕影故首視官造民造官造任其花素無不莊雅華而不妖樸而不陋極草率處偏耐看玩官鑄分兩無零剩錢數民鑄不

然純是琢磨車碾之精雖窮極工巧自之大家規則宣鑪惟色不能偽黯然奇光在裏望之如至柔之物可以接搯迫視如膚有肉色蘊火熱之精采善變偽者外光奪目內質理槁然矣傳宣廟時佛殿災金銀銅像液因用鑄器非也宣廟欲鑄鑪問工何法煉而佳工奏煉至六用鑪甘石點則現寶光殊色异恒用矣上曰煉十二煉足條之置鐵網篩格上用赤炭鎔之清者先滴備鑄存格上者作他器

金陵瑣事漁户一日獻大魚入留守徐府巨如舟剖之腹中拄一虎家偕椰云宣城硤石漁家迫暮釣一黿不及解也則縛其足置牛圈中夜有虎入圈盜牛黿齧其爪虎護痛躍出兩挂於木次日衆譁以黿為有功放之溪而屠虎載郡志金陵魚根不及援此例予又曾閱一書某所一尉觧餉過某山下遇大蛇衆走尉遣吞熱不

可耐尉西人也腰有小刀急取劃其腹風入頓涼乃極力刲割得透出亡恙但兩耳鎔化耳

予家歙之南十五里有岑山屹立漸江中如青巘蒼蘚薈蔚蚪松插天先侍御公諱材祠在焉元師山鄭公玉嘗結屋以居題之曰小焦山俗遂有小金山之目梅耦長先生詩云地小割金焦可稱實錄北壁稍下曰鄭公釣臺上有雲根石汪仲淹篆字徑八寸宋為滕處唐天祐中建梵刹或亦呼為普陀乙酉春恭逢

今上南巡𨅊繪圖協族𩔰請錫名　御書星巖寺三字頒之又為之榜曰山靈鍾瑞氣溪色映祥光而予叔姪兄弟輩復獲賜書十二乃創　御書閣于其上鸞騫鳳翥

山川曜靈直堪與兩浮玉遥相鼎峙真幸事也
蔡京姦黨碑石工安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但乞免鐫安民二字紹興初詔毁温公隧碑毁折時大風走石群不敢近一匠氏揮斤前殪于碑下金罍子云兩工愚智千里余曰安民無遺恨後匠氏豈知其愚亦無遺恨也
許敬宗有忠孫盧杞有賢子所謂邁迹自身者然丈夫也王莽曹操千載神姦皆有賢女王皇室主莽欲嫁之令孫建世子盛飾問疾大怒鞭笞其侍御及莽敗兵入火起曰何面目見漢家投火死山陽公夫人魏受禪求璽綬怒不與使數輩至呼讓之以璽抵軒下流涕曰天不祚爾烈哉二女不意天地正氣鍾于大奸腹中

隋煬長女南陽公主嫁宇文士及化及弑煬寳建德誅之當族滅主子禪師方十歲以公主子聽留主泣曰武賁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敗主歸西京與士及遇於東都不與相見士及請復為夫婦拒曰恨不能手刃念謀逆之際不預知耳煬弑父而主恥反面事讎且忍心叛其所出大義凜凜然人生遭此何以為情

顔氏家訓譏訕不讀書人無餘地矣然對衆嘿塞不失守拙也世有一種强解事人可資捧腹袁太沖同數紳謁監司候久閒話一紳曰司馬相如日擁文君看画遠山者甚樂也一紳曰然然下蠶室時亦甚苦矣太沖閉目揺首温公吃一驚子閣此笑曰不有以兩都賦燕山

銘爲班孟堅文字何關班固及華省名郎不畏二十八宿笑人斿乎庶幾身不讀書無為作才語見向准自首免罪

宋弘興宗稱文帝旨詣王球就席球舉扇君不得爾齊紀僧眞就武帝乞作士大夫帝命可詣江斆登榻坐定斆呼左右移吾牀遠客皆不以士大夫借要人因歎昔士大夫何貴也

阮裕有好車人葬母欲借而不敢言裕聞曰有車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命焚之司馬德操棄己蠶以箔應借者二事較之優在阮矣

万俟卨希秦檜旨殺岳武穆得為言官盡掊檜所忌晚

登政府稍為異同以離其跡罷去孝宗嗣位反高所為諸與檜善者謫竄編置禹緣此復登三事金壘詫小人多幸予曰小人何曾多幸登三事有幾時而鑄像反接耕父牧豎捶唾在萬世也又按孝新用政府湯思退亦檜黨而漏網者不獨賊禹

明皇舞象祿山得之令拜舞皆努目不動祿山盡殺之昭宗孫供奉朱温篡位猴見温跳躍奮擲温殺之象教舞猴賜緋荒淫不道君失其君二畜雖義亦不善擇主哉

古禮有可議者祭必用尸夫尸卑且幼於上而尊者拜之是何禮也後世以木為主斯得之矣腐儒老生每以

今不逮古為言即此一事不已遠邁古乎

蒲州大司馬楊博過前門武安王廟必投鄉晚生帖江西費相公當軸同年某尚書投費帖稱年晚生一老戲之費鵝湖十八歲中狀元而某稱年晚生定是神童也此兩晚生請一參

章惇蔡卞欲殺劉安世擢土豪為轉運判官疾馳至梅未及二十里判官嘔血死金張柔為河北東西路都元帥燕帥孱赤台譖之中都行臺行臺召柔幽諸土室孱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次日甘心焉赤台一夕暴死所殺者不死而殺之之人先死誰謂無天道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鰌不如盜也是

何語史魚之直宣聖稱之儕於伯玉其直也何曾從名起見而至等之陳仲即仲亦谿刻自處耳未必為名豎儒多有此刻論

竇懷貞諂事權宦見無須者誤為之禮竇從一為州刺史每聽詞訟視兩造中有須無須無須輒加意推問以媚之須關何事而遇二竇則貴遇裴紹則求生不得也

建炎四年有女子詐關詐稱柔福授福國長公主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言柔福久死虜中鞫得其實伏誅予曰臣構受詐多矣棄父若兄于生時而稱臣傾府藏殺戰將請其柩于既死及楊髡發陵徽則朽木一段欽則木鐙檠一枚昏德重昏痴骨仍留于腥羶之土柔福

詐又其末耳
晉劉遐妻羊氏續女驍果有父風遐爲石虎所圍羊將數騎拔遐出萬衆中勇𢦤賁育之流亞也及遐假節淮陰卒遐妹壻田防等欲爲亂止之不從乃客縱火燒甲仗盡又何其智推轂專閫以名爲將者愧此多矣
揚雄劇秦美新至今傳之陳子昂周受命頌未之傳也文人亦有幸不幸耶
寇準知永興軍遇生辰排設儀如聖節晚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以叛奏真宗出奏示執政太尉王旦熟視對準許大年紀尚騃可劄與知之大臣當主怒不測一言釋上意造福無量矣

宋太祖乾德三年平蜀閱蜀宮人奩具得鏡背字乾德四年鑄大驚出以示宰相皆不能對學士竇儀奏蜀少主曾有此號必蜀中鑄也太祖歎作宰相須是讀書人
按儀迄未作宰相

呂后甚楚舍人弟告韓信變信受長樂鐘室之誅又甚梁舍人告彭越反而越醢高帝皆不察白登之役冒頓亦聽閼氏語開圍一角俾漢突出何彼時婦言徹于中外若此

裴寬瘞鹿至今聲稱不絕其比黨誤國未聞表而出也安祿山兼范陽節度席豫為河北黜陟使表祿山公直寬順旨稱其美由是祿山益堅上寵恣其意而無忌史

稱寬為歐清簡不避權貴徇私黨奸孰有屈於是者史之不可信何以示後世

韓非子和氏篇豫讓為知伯臣上不能說主使明法術度數以避禍難下不能御衆以安其國及襄子殺伯乃黥劓為伯報讎雖殘形殺身而實無補於知伯若秋毫之末也此吾所下也然士固有一得若豫氏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斤斤以節著者也必以周孔之全材程之此一偏之論予未敢以為然

東坡詠賈梁道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以司馬景王之病梁道與王凌守而殺之也予曰使梁道殺充則夕陽亭不留無復南風亂晉矣為魏巧徒報復

妙在存充不殺

世論大奸輒數溫懿莽操余操三寸不律斷之溫始終一賊不足論若莽以戚孽操以寺人子則誠國奸司馬之篡魏譬莊蹻奪跖太山之肝而餔之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也

山谷論書法云此事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興爭也此語可移為講學者告

漂粟手牘流波山下有然海千里居民汲以代油秦始皇使人泛千艘取仙草舟人夜以燭跋投海中火大發延燒千里無一人還者既無一人還孰知燭跋投海中又孰知延燒千里也木玄虛海賦陰火潛然然海容有

而秦事不經

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于使蟹捕鼠注以艾灼蟹匡置鼠穴中適能擒鼠按南宋元嘉三十年周朗疏云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然則淮南注誤矣

山人李洪言瓷瓦器璺者雷蠱鬼魅多遁其中南華老不云乎戸内之煩壤雷霆處之則其物也璺者器破而未離者也

轑釜蓐食一時頓有此兩盲婦然丘嫂南昌亭長婦不勝書也

酉陽雜俎大足初士人隨新羅使為風飄至榑桑州拜士人司風長兼駙馬見姬嬪悉有須因賦詩其王曰駙

馬竟未能忘情小女頤頷間耶余曰蚯蚓鳴則阜螽躍魚跳躍則蜥蜴依吉弔鹿交孔雀蛇偶物混雜則有之人即不良何至贅覔於戢波之長須乎

陳餘遭里門吏笞怒欲起淮陰乃熟視出市少年胯下即此一著餘故為信斬泜水上矣

詐取人財物人多詈之此不足詈也古有大脫騙徐福脫始皇童男女數千稱王海島千年指摘莫及羨且不暇而詈乎

坡有句但恐珠玉留君容千年不朽遭樊崇此詩只可對楊王孫讀牛山雍門正自不解若語向石椁司馬且申申其詈汝矣

唐人詠維揚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然觀於唐宋元明四朝之季軍民相食屠戮無噍類安見其可死而墓田善也若南華所云南越建德之邑則誠生可樂死可葬矣而世爲有此國哉

韓淮陰張北平計相皆以罪法當斬解衣伏質而遇夏侯嬰王陵二人脫之若明末獻賊脫於陳洪範天不厭亂毒播三巴豈眞有破軍星並生而應運也耶

日本國抄本國史嘉興徐某令內丘所得朱竹垞太史親見之其紙似高麗而較薄頁面皆人血染漬作殷紅色題曰吾妻鏡義理極幻異

明萬曆間仁和張問渠冢宰先州之兄毋陳好朱魚嘗

畜二十餘頭玩弄日久毋歿問渠哀毀不忍往視皆變為白群客聚觀咸謂魚常變色無異也比及去衰之日魚復變赤儀同除喪人謂孝感所致

宋宮人品名有紅霞帔又有紫霞帔紅霞帔給與間如張稹兒鄭廿八侯九娘馮十一娘張眞奴劉翠奴劉十娘鮑僤兒王八兒皆是紫霞帔則如王受奴之類西湖志載哀親宋青[illegible]紅霞帔劉貴妃[illegible]大[illegible]楊周宮詩翟[illegible]紫[illegible]華[illegible]已空素華遺[illegible]對高松春華劉妃陽名

甬上張白齋琦當信陽北地時一時靡然風偃而白齋高倡單行不阡不陌王鳳洲詩評至謂其夜蛙鳴露不離泥中謬矣李杲堂鄞縣題張白齋絕句卷云新意常從方寸舒試看四序有推除諸君叹守唐人句六十年前

舊曆書

李朱崖平泉艸木記詩云蘭花秋更紅從來都未之解宋元人蘭譜首載陳夢良趙十使之類則皆以紅為貴至有初日輕霞之目後有特列建州白數種是閩蘭確有紅白二種矣今江南好事家多收蓄閩蘭貴種而都無紅者即詢之土著并凡宦游其地者皆云曾未之見殊不可解秀水朱竹垞太史題顧夫人画蘭云猶有秦淮芳艸色輕紈勻染夕陽紅自注云夕陽紅蘭也

雲間女子月移題詩涿州旅壁情態宛然頗足吟諷其詩曰寒雞初唱已中宵獨擁銀釭伴寂寥一月不將奩具理侍兒猶道黛痕嬌密意深深人未知自將新恨寫新詞郵亭多少題詩客誰是當年杜牧之後跋家君作

官都門氏隨母赴京邸有感書此時年十七齡云云但惜不傳其姓若菴記諸停驂隨筆中謂標梅之怨恚露毫端良屬可念殆亦深賞之也然較諸楊循吉所稱女秀李氏桃花一簇開無主終不留題崔護詩之句風格則有間矣

郭氏青衣捧劍恥作愚俗蒼頭柳家婢死則死耳不能事賣絹牙郎是一對絶妙同調向疑康成二婢難於議壻荀氤氳老人以一配蕭家戀博奧者以一配郗司空家知及文章事事有意者庶兩不負按司空家多佳僕偵王氏子弟能賞識坦腹右軍劉尹即善謔安得以常奴目之

唐藝文志任翻詩一卷世罕傳本宋荊溪吴氏謂今郡齋有翻小集僅十篇而已翻有題巾子廣軒詩絶頂新秋生夜凉鶴飛松露滴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此詩集中不載翻赤城人

陶隱居閉影不交外物王僧祐閉戸自守上自天子下至侯伯未嘗與一人游韋蘇州鮮食寡歡埽地焚香而坐趙清獻朝夕課誦祇役惟一老兵明魯穆不交小人亦不交君子如此并絶交論都可不作然友生之快如望衡對宇歡情自接玄言相滯彌日不觧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得如諸公必不以此易彼

偶閲近代文集數種頌勳業則人人韓范敘將略則人

人衛霍贊文學則人人左史奬吏治則人人龔黃此風自漢有之魏晉之際彌甚洛陽伽藍記記晉武時隱士趙逸正光初猶存或詢以先朝事逸云自永嘉以來三百年餘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寔錄莫不推過于人引善自向前朝王文成亦嘗謂王道不明人偽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寔行家無信史三代以後吾觀其史如江河之波濤爲聊以知起伏之概而已詎不信夫

向疑櫺星門取義宣城張鈍夫延世先生秉鐸宿松時柬某一札云舊留京國子監聖殿紅門每扇最上雕空牕櫺九條長尺有咫下勻列圓點三層突起高二寸許

圍約四寸餘每層其數九遠望若攢星義或取此敝郡邑兩庠尚留遺制松邑遭明季流寇兵火後來重建而有櫺無星徒存其名耳或述祀靈星之說見史記漢書者則為農祥故了無干涉也又按左傳哀公十八年伐齊之役晉州綽門於東閭以枚數闔注以闔為門扇門扇只二何用數必數闔上物如今城門上鐵𨫼之類可推古人制作不可以今人耳目測也

吾鄉黃山有三十六峰析之為三百六十再析之為三千六百三萬六千峰了無窮盡溪澗泉石巖洞之屬數亦如是余以癸巳二月往游首尾纔六日太住荒率未能飽飫其勝然一日霧四日晴一日雪變幻需譎多出

意表其寂足盪眩耳目者在於同雲初霽時萬山皚皚恍然如銀海瓊樓清澄高寒不知身世復在何處林木素積恙結成玉蘭朶朶微風振之作環珮聲懸瀑千丈枝枝氷箸倒垂欲墜未墜見晛觧落寸璣尺璧觸石激響不翅碎萬斛琳琅也久之所謂玉蘭已易為幽梅萬點着松鍼上縞衣映碧又似蕚綠華仙子化身不比尋常美人月明林下巡歷中覺有異香冷韻頻来襲人薄暮登鍊丹臺望落照見石牀峰巔一人通體瑩潔如披白練初疑是積雪頃復趺坐石洞中面正赤如自然銅色頭稍稍顫動不止忽有光若電頬已而燄火迸起遂隐不見山僧以為白猨公常出没丹臺左右時作此狡

獪云斯又一奇矣此恙諸遊譜中所未及略誌於此

蓉槎蠡說卷十二